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四一四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尋人啟事

徐希賢（乳名二小）年三十二歲，五寨縣大磯窯溝人，一九三七年參加三五八旅七一五團工作，後再無音訊，見報後希與家來信，如有知其下落者，亦請告知，不勝感謝，寄信五寨城賈豐記貨棧。

妻徐燦氏

本報緊要啟事

本報電台發生障礙，今日暫出兩版，機器修好後，即照常出版，此啟。

總部發言人談陝甘寧戰況
瘋狗胡宗南一定失敗

（新華社陝北三十一日電）本報記者三十日在陝北某地訪問人民解放軍總部，向總部發言人叩詢近日陝甘寧邊區戰況。發言人稱：二十五日我軍殲滅敵三十一旅旅部及一個團，活捉李紀雲後，二十八日，我軍又收復安塞縣城。胡軍自二十六日起，竭盡全力，分三路竄犯延長、延川，二十八、二十九兩日，我軍主動撤出該兩城，胡軍又一次完全撲空。發言人說：胡宗南竄犯邊區，半月以來，像瘋狗一樣，到處亂撲，現已一連撲空兩次，又損失旅長兩個，其部隊之疲勞，士氣之消沉，可想而知。胡宗南像瞎子一樣，到處亂撞，我軍則以逸待勞，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必勝。胡宗南沒有理由不敗，胡宗南的兇焰不久就會過去。胡宗南越是瘋狂，他的兇焰也就倒得愈快。

秦家坪群衆鬥爭惡霸劉保賢
勾了租子賬要回紅契

（本報訊）臨縣五區秦家坪大惡霸劉保賢，在過去減租圈層中，土地財產雖大部分散，但農民的「欠租賬」及土地的紅契仍未依法退給農民。最近土地改革中，秦家坪農民與劉保賢展開了勾賬退契鬥爭，附近村莊農民也趕來參加。當大會把劉保賢假造的租子賬一一唸給大家聽的時候，全場立即騷動起來。劉保賢的假租子賬中，共有四十一戶佃戶的名字，遍佈於十一個村莊，其中除兩戶沒註「欠租」字樣外，三十九戶佃戶，都是寫上「欠租」的，共合一百一十二石二斗。到會群衆聽了，憤不可遏，紛紛質問，有的跪到地主跟前，指着劉保賢的鼻子：「劉保賢呀！你存什麼心?!」「我的租子早就交給你了，為什麼還留在賬上？」三寨子僱工的佃戶劉倘千站到劉保賢面前向大會沉痛的控訴：劉倘千最初欠了他一石黑豆，他就折了三十元銀洋，光還利錢，第一年就交了七元五毛銀洋和五百斤乾炭，第二年給白做了三個月的工，第三年被劉保賢狠心的加到八分利，利滾利，就把劉倘千典郭凡有的地強迫奪去，郭凡有的祖親要在劉倘千窯頂上跳下來尋死，害得劉倘千變賣了家產，還清五十四塊銀洋才算完事。劉倘千一連苦訴了三件像這樣傷心的事之後，向劉保賢質問：「你回答呀，怎的不說話呀！」他舉起手高呼：「消滅地主階級！」（全場同呼）「我們愉了三寨子，今天我要徹底翻身！」（全場高呼「我們要徹底翻身！」）小王家灣農民高長生，向衆人痛訴他父親被劉保賢活活打死的血淚，他的眼睛紅的冒火，咬牙切齒的對劉保賢：「我父親欠你幾塊錢，要把二十幾畝地押給你，你不要，一心逼我父親要我十七歲的姊姊給你做小老婆（那時劉保賢已四十多歲），我父親不答允，你就糾合打手，把我父親抬到村外，打得不能動，拾到臨縣衙門（舊政府），可恨衙門不給老百姓說話，父親被傷重死在監獄裡！」他的控訴到會農民和劉保賢完全嚇呆了。一一算賬，他的「欠租」完全是捏造的，統一家也沒有欠租的。揭穿了地主詐欺農民的可恥面目。當場把賬勾了之後，農民們都笑了，他們說：「好狗日的，你再去誣賴農民的鬼也！」在減租回贖時，劉保賢一口咬定「沒有紅契了」，這次也向農民交出了一冊紅契和分家單。新時的土地分單。精神上翻了身的農民，特別的愉快。他們說：「這一回去鬥劉保賢（──記者）是幹部包辦代替的，咱這回話都不敢說一聲，還一下可把劉保賢打倒了！」（民）

雁北我軍
痛殲大批閻傅軍政人員
活捉少校副團副等四十餘　頑縣長等廿餘被我擊斃

（新華社晉綏三十日電）雁北我軍於三月二十七日在右玉西南之黃土坡，將偽閻自大同派到右玉之政工人員八十人及「同志會」分會、偽縣政府、國民兵團等人員全部擊潰。活捉少校團副以下四十餘人，打死頑縣長以下二十餘人，擄騎馬六十四頭，長短槍七十支，詳細待報。

冀魯豫解放軍
收復陽武延津原武三城

綜合各地戰訊：各地人民解放軍紛傳捷報。（一）冀魯豫人民解放軍一部，於三月二十八及二十九兩日，先後收復平漢路東陽武、延津、原武三縣城，據守三城之蔣偽軍全部就殲，戰果正清查中。（三）豫皖蘇軍區人民解放軍一部，於三月二十三日拂曉，一舉攻克蔣軍遠後方商水以北之重鎮周家口。平漢路南段之蔣軍，受到重大威脅。（四）察東人民解放軍一部，從三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在濟南、濟陽間向蔣軍襲擊，俘虜蔣軍山東省保安七十四師及齊邸保安隊官兵四百二十八人，擊斃其副團長以下四十五名，繳獲輕機槍二十挺、小砲一門、長短槍三百七十四支、子彈一萬八千餘發。（五）東北民主聯軍某部，三月二十三日在綏化東北日南（前郭爾羅斯旗）附近，大部殲滅美械裝備蔣軍五十二軍第二師第五團，戰鬥中計生俘蔣軍官兵千餘人（三月二十九日本報刊登之報導八百餘，係初步統計），斃傷三百餘人，繳獲迫擊砲三門、戰防砲二門、六〇小砲十六門、重機槍十七挺、輕機槍四十五挺及其他物資彈藥甚多。

六分區地委發出指示
全面備戰迎擊進犯敵人

（新華社晉綏三十一日電）為準備迎擊進犯的傅閻軍，六分區地委於三月二十八日，發出緊急備戰指示，號召全體黨政民武幹部，徹底肅清和平麻痺、僥倖、疲塌等太平觀念，緊急動員起來，實行軍事化，拿起武器，保衛毛主席，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為人民立功，要堅決的執行任務，遵守紀律，進行全面的備戰，糾正上次備戰中只着重交通線，而忽視邊山與山地的錯誤，不僅要防備公開敵人的進攻，而且要嚴加警惕反動地主階級、漢奸、特務在各方面的破壞活動。指示並指出：進行備戰動員時，應檢討上次敵人進攻的經驗教訓，由群衆討論出對付敵人的辦法，目前的緊急任務是在區鄉、保丁、組織檢舉、武裝保衛春耕，保衛土地及群衆翻身利益等口號下，發動群衆進行全區全面的備戰，要徹底的消滅麻痺，堅決依靠群衆，粉碎敵人的進犯。

（毅）

方山津良莊
實驗土地複查工作
二流子和地主抗屬分到的地一律退還給缺地農民

（方山訊）本縣村幹部訓練班和縣區幹部二十多人，在一區津良莊完成土地複查的實驗工作。該村去冬土地改革中，經過評苦鬥爭，發動群衆，使一百零二戶缺地的中貧農，得到山地五百五十四畝，水坪地七百八十五畝，一般認為是全區鬥爭最好的村子。但是這次複查的結果，發現有些群衆思想很模糊，認為分到土地是得人家的便宜。曾有農民很後悔說：「年時分得四畝地，咱真是不想要，良心上實在下不去。」針對這種情形，複查工作仍以提高群衆覺悟入手，和農民細緻的展開訴苦和研究剝削關係運動，研究「地主土地是那裏來的？」貧農王富成說：「我給地主張士彪攬工四年，人家租種地二年，人家不做的咱做，人家不吃的咱吃，實在受苦艱！一年歸開廿多石穀米，咱一顆也吃不上，六年被他剝削了一百多石糧食。說起來地主沒人不見血，實在是咱們農民自己的血汗！」川生的翻身，算賬的分地，不是白拿人家的。大家認識到：分地不是白拿人家的，而是「回老家」。「咱們的地都生花在多川，實在分了咱的地，還多分房產多好地啦！」群衆思想打通了，這時工作同志提出：「咱看一下，去年分得合適不？」群衆吵嚷了，說：「張子衛那個二流子元楊花田都是一個人，每人分了一畝水地。」張鵬飛說：「李婉貴、李光亮兩家，雖然是地主，可都是地主，又貪汙縣會，敵佔時僧上蔣好李賢文的勢力欺負人，一年長下他的錢，他才賣了些壞地。可是冬天又給分了好地。還不如不反！我看還是要回來吧！」許多人都說：「咱年時分的地不夠翻，地主分的地快退出來吧，咱沒辦法的人要分啦！」去年不要地的貧農越天寶他們也要分地。現在有三十餘戶要地的，怎麼辦了？幹部那裏還有能消算的地？大家又展開研究，發現外村地主劉五兒（皮的人），外村地主在土地改革中非法買了好地，外村富農在此村還有十二畝地，劉生海在此村也提出了十四件土地問題，經大會除和地主李成全、張士彪進行了門爭，又算出了土地，將翻身的富農劉保存、李富川、張開群土地、水坪地十五畝、山地十二畝，並將分給地主抗屬李成貴及二流子的地讓出，消算了外村地主的一百一十五畝，共複查出坪水地一百一十五畝，山地二十一畝，使四十八戶不夠的中貧農得到了足夠的土地，十三戶農民得到了窯房，土地問題得滿意解決。（九鎖、薛峰、白光）

代縣縣政府
沒收漢奸史德厚財產
千餘畝土地分給貧苦羣衆

（代縣訊）縣府接受群衆要求，沒收柳林村漢奸大地主史德厚財產，分給貧苦群衆。按史逆在日寇統治期間，設立稅局，為敵效勞，並藉此敲榨群衆，老百姓擔擔實一批裝便抽二三毛錢稅錢。曾偷偷運送煤炭二十餘圓毛驢，強使日寇殘害了四個老百姓！日寇投降後，即隨敵逃屯而成為漢奸閻錫山的爪牙。該逆擁有土地一千二百畝，都是從貧苦農民手裏用高利貸佔去的，光緒三十二年到民國四五年間，他乘荒年放債，累利吞產，僅柳林村就被其霸去二百三十七畝水、旱地。群衆一致要求沒收史逆財產。現政府已將沒收之土地，分給了三十二戶貧苦農民。（周銘）

擴幹會上警醒官僚主義
偏關城關歷年羣運　竟爲地主階級掌握

（偏關訊）縣擴幹會檢討城關歷年來的羣眾運動，發現極嚴重的錯誤與缺點，縣級領導直接領導城關工作，但因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不深入羣眾，對幹部又缺乏具體幫助，致使過去地主是「狗爪子」，歷年來掌握了政權和各種工作，嚴重的損害了基本羣眾的利益。全城關四十多戶破產地主，我們解放偏關縣城後，均假裝貧窮，蒙蔽羣眾，而幹部只看其表面的經濟狀況，沒有考究其歷史，把他們當成小商看待，在羣運中就成了「積極份子」，城關廿個主任代表，竟有七個是地主，十三個民事調解委員會的委員，地主佔了八個；如韓[illegible]、李芝蘭因其能說會道，擔任了村主任。破產地主因成保覺當了工會的副會長，因爲地主掌握了實權，就蒙蔽了羣眾鬥爭的領導，並以此圖取鬥爭果實：四四年的清算偽政府科長樊[illegible]的訛詐款，只有三十五個人參加，而基本羣眾只有六個，清算出二千一百元白洋，絕大部份都落到他們手裏，地主李三雙一人，就得了五百元和兩塊好地，貧苦羣眾說：「這是撿吃堆上落土哩」。四五年冬，由於我們工作講表面，講形式，使些地主及其爪牙，又都鑽到冬學裏，成爲冬學裏的「積極分子」，從冬學中發動起來的清算鬥爭，依舊被他們掌握了。南關冬學中清算時，地主王應、李芝蘭（當時是主任）就團結了一批二流子，用清算出的款子，組織大會餐，大吃大喝，把兩次鬥爭果實大部份都給吃光了，一個貧農向一個地主清算出十七塊白洋，就給吃喝了九元，羣眾反映：「冬學變成了吃喝會」，有的說：「既的請客，何必來算」。而當時領導幹部及冬學負責同志，說錯誤的說：「實行放手大膽發動羣眾」，未予糾正。南城冬學在地主和大商人的聯合活動下，地主劉果英竟把圍了中農拉來作主席，傷害了農民利益。北城冬學選上地主韓殿祥擔任民兵小隊長，運動上冬學中（貧苦羣眾）開除了。因沒有發動基本羣眾的鬥爭，因沒有發動基本羣眾，偽縣長孫[illegible]遭到失敗，最嚴重的事件，是在地主偏動和挑撥下，引起城關和附近的河曲二區表干拔羣眾的對立，過去城關[illegible]別過羣眾，因沒有路條，問題也[illegible]過些民兵扣留過羣眾，後來因變工條[illegible]，城關幹部常向羣眾挑撥說：「表干拔人不講理，常了城關地主劉[illegible]，他們的心懷不滿，清算時，咱城關老百姓一劉[illegible]，四五年冬表干拔羣眾，使羣眾又和他的狗，找地主清算，下活動了四百多人，時河曲羣眾一時來「民兵」叫一個可到門上了！包圍後幸說，人家上同志搶，動民兵向民兵挑，有個地主[illegible]，才勸了武裝，今年春地主卻逃跑了，清算補主，仍以偽的一公正人士」被推派去查，自會他們又獲得了土地，共產黨員直到會次幹部上來，才獲揭發出當時情況，使到會議上大家才明確認識過去城關工作，地主都走了，在會上也都捏造了和縣和街公所幹部，地主階級聯行。了檢討，並準備深入檢查，改進工作。（張維淵）

代縣韓曲村
搞了兩次鬥爭　都是沙氈拔毛

（新華社晉綏門三十一日電）代縣韓曲村去年發動了兩次羣眾鬥爭，但都是沙氈拔毛，地主的土地一點也沒動。去年七月間放債後，該村農會領導權，被二流子竊取，二十家地主中，只敲街的減了五家小地主的租，僅名投[illegible]旦富余地主陳近金的地，算出的衣物、食糧、牲畜等，全部約六十萬元，都被換了酒肉白麵吃光了。羣眾未得一針一綫。去年冬天某區幹部再次至該村發動土地改革，但未深入發動羣眾，在清算地主時，世金會幹部，請他們喝酒吃油糕，說是一個人，說：「也不了你們什麼，高一點，誰都不要一[illegible]，我也不管」；地主家[illegible]，並說，本來我一個錢也不值，現白洋也不值，幹部與原地主成二千元，鄉後地主家女人說：「拿去立梁，他吃白麵；算了土地，他花白洋；拿走麻綢，他穿市布；讓才叫酒喝！」地主們仍是威風凜凜。鬥爭果實的分配也不公道，二百六十一戶貧農，每家只分到不足二畝地、二元白洋、二尺麻綢、二斗糧。還有三七戶家甚麼也沒分到。廣大貧苦農民情緒低落，反映說：「沙氈上拔毛，脊背上跟搔下癢，除不頂事，反惹下害。」全村仍沒人敢，羣眾看到別村都轟轟烈烈鬧翻身，本村[illegible]鬧得沒有味氣，數次請派代表，請工作團去幫助他們，現縣已派工作組前往。（希晨）

×　×　×

七分區檢討紡織工作
今後主要發展土機

（新華社呂梁電）七分區擴幹會議檢討了紡織工作中的錯誤路線後，決定今後主要發展土機織布，扶助貧苦抗屬及貧苦農民掌握技術，婦女幹部及紡織教師務須深入到各家去教，幹一般婦女都會紡織，主要是工具困難，所以決定發放貸款五百萬元，由各區製成土機，直接發到貧苦羣眾手裏，做到至少每三家貧苦羣眾及抗屬有一架機子。汾陽紡織倘來普遍開展，計劃立即從開訓練班着手，縣府建設科及抗聯已決定先調十五個婦女來學，然後逐漸輪訓。並扶持一工作，專署發給該縣貸款一百萬元。（啟路）

教員趙自亮願盡義務　王家峁成立民辦小學

（興縣訊）五區王家峁土地改革中，貧苦羣眾深深感到過去被地主剝削，自家孩子不能唸書，吃了不識字的大虧，一個牛子很需要一個學校。貧苦羣眾說：「我家三輩子不當，一塊錢一塊的工人家下頭；現在可要吃，了大家[illegible]；我兒唸書啊！」叫我兒說「咱村」要成立一個學校，王[illegible]主們子弟長期沒錢，還想把趙自亮請回來。去冬立了一個冬學，沒兩個月，一多半小孩要擱一年多。他來說：「愁得住[illegible]」擱大多，主要是教員來吃、水及其他費用不能解決[illegible]。全村四十多家要求上學，當時貧苦羣眾也多，開會討論，作個詳細調查，他說了情形及經費幫助教員，決定下來，從二兒小回來的趙自亮，他家是個抗屬，中農，人多地少，父親趙管生鬥爭，中表現積極，羣眾都同意他當教員，他說「大家情願咱唸書，咱就盡義務，吃的白[illegible]，不能走，人家都能窮苦人[illegible]，窮得不去」。羣眾說「咱們勁一下，這是太不講究了」，決定給教員解決生活困難，棉花也下了，開學了，經過大會討論，日即當選教員[illegible]，二十多名學生，已經成立民辦學校，並準備經費，實行[illegible]自由和生產，便利村民調劑。（楊橋謙）

離石七區
糾正分配不當的貸款
集中貸給最貧困村莊

（離石訊）七區召開村長緊急會議，檢討與糾正發放貸款工作中的平均分配偏向。縣擴幹會確定貸款春季的主要工作，但該區對此工作沒有重視，掌握上貧貸同志回家十數天沒回來，因此幹部未掌握集中發放幫助最貧苦農民的精神，在登記應貸戶上發生了極端平均分配的偏向。全區三十石米，二千五百斤棉花，一千七百萬元款子，平均分配給十二個行政村（內有一市）。全區最富足的沙子行政村（在大川裏）與窮中陽大山中的新莊諸多年、「兵農合一」時收下大部土地荒廢的西山里村比較，四山里比沙子行政村多些。在村公所自然村討論貸款時也沒有進行幹部教育和檢討過去貸款中的毛病，而是召開兩次幹部會議，第一次填表登記，第二次決定分配數目，村村都有。水西行政村二百四十戶人家分到貸款者一百戶，每家至多不過米二斗，自少的僅得一萬元農幣（只能買三升米），五窯披每戶按七升米平分。由於這種簡單的只求平均的分法，西山里把逃亡地主老鄉[illegible]登記爲應貸對象。大部自然村幹部不了解貸款意義，西山幹部說：「貸款還不如不貸」，麻煩分不清；西垛底幹部怕得罪人，明知道是二流子也不敢提出；有的是怕別人說他村富足，多負担公糧，故意多貸，要求貸款，甚至說：「負担公糧多的村應多貸」，與村內就是要糧，分得二百斤棉花。這些問題經發現後，於三月二十四日召開緊急村長會議，提出糾正分配不當的貸款，重新集中分配給最貧苦的村子。西山里共得全部貸糧的百分之卅十，貸棉的百分之三十二，貸款的百分之十八，該村共有地二千三百畝（大部是開荒地）只有三頭牛，幹部們研究準備幫助買兩頭牛。區幹部亦集中西山里下鄉，深入去做。（劉紹斌）

臨縣南溝彎村幹部

鬧錯羣眾路線　發放貸款自流了

（臨縣訊）二區貸款中發現有的村幹部鬧錯了羣眾路線與民主討論，形成沒有領導的自流發放，結果貸款沒有貸到真正應貸戶的手中。南溝行政村指導員從縣擴幹會回來，給幹部傳達貸款工作時說，幹部不能包辦代替，不要管，完全放在羣眾中，由羣眾討論去貸。於是農會秘書李應武到馮岔灣去做貸款工作，也了不包辦，便讓幹部去農會也不敢召開，即召開羣眾大會討論貸法，結果貧苦農民苗正有等三戶應貸的沒貸上，不應貸的七戶中農卻貸上了。共貸二十戶，每人平均貸了花半斤、布兩丈。會上貧苦農民說話很少，李家溝行政村應貸戶有九十餘戶，每人平均發放了花一斤，貧苦抗屬農民也未多貸到。僅有三個行政村按自然村分配貸款是按村子大小、水地多少而分配，不問水地在誰的手中，不是按貧苦羣眾生產困難多少去分配，現正糾正中。（段林、高德武、假文才）

朔縣廣闊村
未深入發動羣眾　第一次清算大會沒開成

（本報訊）朔縣廣闊村去秋解放後，曾在區村幹部領導下，進行了三次大鬥爭，共清算出一千八百三十二畝土地及其他財物等，村幹部也都是在鬥爭中湧現出的積極份子。三月初工作團到該村發動羣眾，進行土地改革，事前會議了區上設幹部的意見，都介紹該村羣眾情況大致和上區幹部的差不多。村羣眾反映有好幾家地主，雖然作了一些解放，羣眾中有一段土地分，果實分配不公，迫使羣眾的多分地，好地等，也當時不少羣眾地主，五一百畝的土地，說都是很好的。羣眾對幹部有些意見，幹部卻說，工作團因此對他們說了羣眾的意見，作的計劃，與貧僱農的會議，天的時間，即開始工作。第六天召開全村民大會向地主清算。五天積極份子會，並且選擇確定鄉村幹部並在大會上、一些工作及積極份子的選舉，等十個等人和幹部來研究進行的清算鬥爭（當大會上，但保區、村長多年）不上的。在大會上地主呂相等[illegible]也不五相幫助支援，積極份子和村幹部也沒有積極的幫助羣眾說話，村主任反映羣眾：「我暗不說話呢？」主席團也東手無策，工作團的打氣也不濟事。大會只有在下寄，天冷的理由下，宣佈休會。會後進行檢查，一個行政村幹部竟然說：「把地主鬥倒了不好，工作人員來了沒處派飯」。有的積極份子說：「到大會上就口渴、沒敢和人家說話，了怕人家報復哩。」大部份羣眾說：幹部們都不說話，咱們反映意見叫他們說的話，從前鬥爭地主還關了他，幾天就又放了，不回是幹部管的買門，現在再鬧，常吃人家的謊。」幹部和地主一起，同時大部份羣眾怕地主；僱農呂官家和工作團同志談話，他老婆提心吊膽不時的向外打探說：「一老財門上能兒多，可要小心，咱這小門戶戶，又沒個說嘴，怕人家……」

夜裏很多羣眾和咱說話：「後來談這次鬥爭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一結果有帶害了積極份子，保護了積極份子和羣眾的關係，幫在幹部和群眾的團結子，並找到二、把握住羣眾的情緒，和羣眾要求，因此未能發動羣眾，工作團一平同志、高正寧深入檢討、僧從村後清算。（工作團一平、高正寧、僧標）

王封閣軍殘殺人民

（臨縣訊）閻軍殘殺人民，王封村四十餘歲胡發的二小孩，被胡閻軍自營二小孩的二工人，於一月上二十號被閻軍抓去，吊打不堪，二小上身，在路上被逼跪下的，三天不吃飯，下頭不讓吃，身子十分下吊，自家路上死了。一月上身十卸不勝，也放了白，家裏山上吃了，就叫你白家山羣眾做的二小屍，「八路軍」把屍，吊死後又叫來看，說：「活不下去了。」（郝儉浩）

讀者來信

建立招待制度　免除負担不公

圖書同志：

折縣七八區沿大路一些村莊招待過往人員的辦法不妥當，他們不是專門設招待所，而是輪流派到各家，找不到光棍漢，設客子（專門家的女人不在）或是引到好說話的人家。而些人家如因有事不能住，便引上別處來跑去，我不下個住處，也往往使過往軍人發脾氣，影響軍民關係。同時更重要的是這些人家因此負担重，特別像光棍漢，孤寡貧苦人，就得做派到別人家去吃，但水、柴、燈油、花費不起，爲了免除負担不公，及關心貧苦羣眾利益，希望這個招待辦法改一改。

鄧三月九日